

【限定交流】金魚戲龍

時間：夏曆一百零六年正月十五

地點：黑廬船

角色：

楚奕澈

金魚

「房間、房間……」對於船艦的探索告一段落後，金魚在桅樓內徘徊了一會，拎著酒壺隨意找了間無人的客室溜了進去，新奇的在裡面東摸西瞧：「哇！還有窗臺！有酒！這是什麼？餕餕？」

拿起桌上的宵食咬了口，他倚著窗臺往外望去，金色的眸光映著月色流轉。

「果然是入淵海之中，真奇怪呢。」

吃飽喝足，伸了個懶腰，他也不管這裏可能是別人的房間，悠悠哉哉的便窩在床上一角香甜的睡去。

蒼眸於那些鬆散的朔人們輪轉了圈，接著悄無聲息地離開船艙。

抓了個由頭離開宴會場的楚奕澈推著輪椅在艦艇中四處探查，從同門口中得知那日的光景後，他不得留心起厭厥人的動靜，唯恐樓棧事件只是陰謀的開始。

尤其腳下是厭厥人的地盤，中原人士無疑處於被動，加上群聚於此的皆為各家流派英才，在這片洶湧的大海中，最是方便厭厥人露出獠牙將獵物一網打盡。

雖然楚奕澈的行頭頗惹人側目，但無人會特地戒備身殘之人，倒是讓楚奕澈偷著空隙收穫些蛛絲馬跡。

——分明是厭厥人的船，怎會有朔人？這是第一個疑點。

——厭厥人買炭灰做什麼？這是第二個疑點。

——船艙底層的東西又是什麼？這是第三個疑點。

楚奕澈一面思索一面推著輪椅溜回客室，最終未得結論的他決定暫時擱置，為避免遭逢驟變而措手不及，得做足準備呢，他神遊似地想著。

然而，在他推開房門的剎那，先前的心理準備卻猶如雲煙般被躺在床上的人影抹去。

「……」楚奕澈輕輕地關上門。

再次推開門板。

「……」

好、看來應該不是我開門的方式錯了，楚奕澈心想。

面具下的臉部肌肉有些僵硬，他緩緩地做了個深呼吸，平靜下來後觀察房間的異動。

桌上的食物有被翻過的痕跡，茶杯也偏移了原本位置，不難猜出這名來訪者先前做過什麼。

比起在意對方動了自己的夜宵，楚奕澈更想知道對方的身分和來意，木輪緩緩滾動，來到床榻邊上的他朝人微一傾身，墨色的髮絲因而垂落於那人肩頭。

「……」望著那人饜足的睡顏，楚奕澈伸手輕拍對方的上臂，「醒醒...這位.....姑娘？」

被觸碰的少年睡眼迷濛的揉了揉眼，慵懶的撐起身，撩開髮絲，愣愣瞧著眼前的白面具，然後伸出手——敲了敲。

「叩叩、有人在嗎？」他說完，清朗如鈴地笑了起來。

許是從夢中甦醒的緣故，那渾然天成的嬌媚姿態不由得令人心頭一酥，楚奕澈愣了愣，而後在額頭傳來的微疼感下回過神來。

他沒有回答對方的問題，而是回問道：「姑娘是走錯房間了嗎？」

「沒有啊！」金魚笑著說，眨眨眼，好奇盯著面具裡的天青色雙瞳：「真的有人！你為什麼要掛這個？沒嘴巴耶？你怎麼吃飯？不會很悶嗎？」

楚奕澈想著面前的姑娘莫不是醉了，只是房裡並無酒氣，有的、大抵也是對方身上那股醉人的微醺。

他向後退開一些距離，在人砲火連珠般的追問下答：「那姑娘為何進我房中？」覺得要是回答了對方接下來可能沒完沒了，他再次忽略對方的提問。

「因為我想要一個房間啊！」少年爽朗的張開雙臂，艷色薄紗透在窗外照映進來的月光下翩翩飄然，然後他撐著雙手挨近對方面前，勾起了嫵媚的笑容：「我可以以身體回報你噢！」

聞言楚奕澈眸色微沉，心頭滑過一縷忌憚。

若對方真是趁夜潛入，意欲為何？此般作態是否為讓他卸下心防蓄意為之？

柔和月色簇擁下的人兒恍若天仙，在人湊上時，一縷幽香似乎縈上鼻尖，楚奕澈的目光從對方撐在輪椅扶手上的手肘掠過如玉小臂，最終停留在咫尺之隔的姣好面容上。

覆著一層薄繭的指腹捧起那人下頷，他試探性地輕聲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金魚。」嘴裡雖然回答著他的詢問，少年的一雙琉金眼眸卻飄向了他身後的那柄大關刀。

哇！好大、好威武的刀啊！

他興高采烈的想著，手一動，就想去觸摸。

「我是楚奕澈。」蒼眸微彎，像是沒注意到金魚的目光似地，他下一秒放開了那清潤的下巴，推著輪椅來到桌旁。

明亮的燭火驅散了黑暗，楚奕澈回首一望，「雖說初識的場合有些驀然，不過——請多指教。」火光映照下，那雙青色的眼眸猶似一碧如洗的晴空。

「好啊。」隨口回應了房間原本的主人，在輪椅離開的瞬間就將重心移回了下盤，金魚隨即立刻從床上跳下來，心思早已經放飛。

興致盎然的繞著對方轉，他喋喋不休的開口：「有車輪的椅子，好稀奇！這是你造的吗？好方便啊！欸、我可以摸摸那柄大刀嗎？它看起來好重，你揮得動它？你坐著這椅子，要怎麼上船來呢？」

他終是忍不住用大手掩住金魚不斷開合的唇，「你這樣一股腦地問，我可來不及回答啊。」溫潤的嗓音裡淬著無奈與寬縱，在金魚看不見的角度中，楚奕澈的嘴角掛著淺淺的弧度。

「這個輪椅是某個朋友造的，這把關刀已經陪我數載，我已習慣它的重量，且它更是我於歧路行走時的幫手。」楚奕澈一一回覆金魚的提問，接著道：「俗話說有來有往，接下來該換我問了？」

彎起那對桃花眼，從唇縫間輕輕吐出了小舌，順著對方手心的紋路悠悠滑過，一路延伸到腕心之處，媚態萬分的朝他一眨眼，似是在表示同意。

手心竄入一絲酥麻，勾起陣陣微癢，楚奕澈挑起眉角，手腕一翻捏住那挑逗萬分的丁香舌尖，狀似警告般地說著：「請別做出這些小動作。」語氣卻是依舊溫和。

「你來自哪裡？為什麼上這條船？」他收回手，用帕子擦去手中的濕潤。

雖然被夾住了舌尖，金魚看來卻笑得挺開心的，似乎覺得這很好玩般。

「我從水裡游上來的啊。」他彷彿天真無邪的歪著頭，回答著楚奕澈的問題：「大家為什麼來、我就為什麼來呀！……我能摸摸看那把刀嗎？」他顯然還沒忘記剛才發現的新奇玩意。

聞言楚奕澈沉吟了番，好奇問道：「我是為了替師父求取丹藥而來，此消息為厭厭人留予眾家弟子，看樣子金魚也是江湖中人？能問你的所屬門派嗎？」

「……請便。」見一時半會兒無法打消對方的興致，楚奕澈鬆口了，同時不忘警惕對方的動作。

「哇！」歡欣的繞到後面，金魚目光閃亮的撫著那柄關刀，他倒是沒有想去拿取的意思，也許是心知自己大概也掄不動。

「江湖人？對啊！我是大江大海的人！」他的手指一邊在刀上掃過，一邊轉身旋了圈，輕紗如魚鱗泅水般飛揚，回到對方面前，按著輪椅，與他雙目相對，純真的笑：「可是淳君要我別洩漏身分，這樣天塌下來才有高個兒去頂。」

面對得不到正面回應的局面，感到棘手的楚奕澈本想放棄追問，卻被對方的解釋挑起了興致。

「聽上去淳君是個有大智慧的人。」楚奕澈頷首道，從金魚出現在他房裡的那刻起，對金魚的觀察便不曾落下，那些輕挑的舉止與巧兮倩兮的神情皆是他心生戒備的原因，不過看來應是對方明哲保身的手段，因此楚奕澈選擇配合。

結緣不結怨，這是楚奕澈的準則。

「就是，他可好了！」聽到他的稱讚，金魚簡直像是心花怒放，居然就湊過去在他的面具上親了口，然後開心的翻回了床榻上，拍著床板說：「你快來！」

楚奕澈思考起上次清洗面具表層是什麼時候的事……對上那張神采飛揚的笑靨，他決定不去細思。

「這不好吧，男女有別。」雖然他不介意和人分享空間，但他還是有那麼點在意和女子同床的。

趴在床上，金魚支著臉頰看他，很不能理解：「別什麼？不就是多那麼點少那麼點的事兒嗎？」說著，他那兩條藕玉般的腿向上曲了起來，在空中晃呀晃地，薄紗零零落落的散了下來。

「就當作是我的個人堅持吧。」楚奕澈別開目光，「我坐著睡也沒問題，床榻就分你了。」

身為以天為蓋，以地為席的蹉跎世弟子，楚奕澈並不在乎環境舒適度。

「可是，」金魚撐起了上半身，將自己柔韌的腰肢展露無遺，他笑道：「我想和你睡啊！陪我嘛！」

見那人柔似無骨的媚態，楚奕澈沉默片刻，內心跑過千百思緒，後上前凝視金魚靈動的金眸，以鄭重的語氣開口：「比起那樣的關係，我比較想和你做朋友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金魚眨了眨眼，下身靈活的翻轉坐起，充滿了好奇：「你不想跟我睡？你想和我做朋友？美食當前你不心動啊？」

「嗯——」楚奕澈點點頭，「因為你出現在這裡，所以覺得我們有緣吧。」

對於金魚的質問，他歪頭道：「確實看似是頓美味佳餚，但比起滿足口腹之慾，我更在乎慾望之外的事物。」

金魚瞪大眼睛盯著他，呆然許久，才喃喃著說：「不就是快活一晚嗎什麼緣啊什麼的你說了那麼多……真難懂。」

他似乎對於楚奕澈的多慮感到難以理解，搖搖頭，一臉像是很拿對方沒辦法似的，忽然便扯開了輕紗上衣，袒露胸膛：「那我是男人有讓你覺得能睡了嗎？」

那句呢喃使楚奕澈面色一暗，難得露出的陰霾被面具盡數遮掩，薄唇微嚙像是想說什麼，最終仍是隻字未語。

下個瞬間，在對方孟浪的動作下錯愕地瞪大雙眼，來不及閉上眼睛耳裡便傳進金魚狀似調侃的話語，「……………先前誤會了，實在不好意思。」

楚奕澈腦袋裡想的全是自己方才失言了幾句，以及做了多少尷尬的舉止，一時間大腦像團糰糊。

叩、叩——

金魚瞧著被震住的他，伸手又去敲了兩下面具。

「我在。」這次他倒是立馬作出回應。

「上來一起睡吧？這下沒什麼之別了吧？」金魚嬉笑起來。

若有似無的嘆息於空中消散，楚奕澈不由得勾起一抹苦笑，「那我就失禮了。」和認識不到半天的人躺在同一張床上，真是新奇的體驗，他想。

楚奕澈搨滅燭火，室內頓時歸於幽暗，回到床邊，他用雙手撐著床板將身體挪到被褥上，闔眼前，他抱著一絲希望道了句：「好眠。」

「夜還長著呢。」金魚倒是咕噥著，手腳完全不安分的就翻身往他腰上一騎，坐在楚奕澈的身上，垂首俯看著他笑，在月光中透著些許金棕光澤的黑色長髮彷彿簾幕一般的覆蓋住兩人。

究竟是為什麼呢？完全沒有意外的感覺，楚奕澈盯著天花板陷入思索。

——興許今晚不用睡了。

楚奕澈覺得這入就是妖精化成的，而且是話本中專吸人精氣的妖，他先是深深責難了番心生這種想法的自己，接著才對上金魚那好似散發著微光的眼眸，「說起來，你逛過這艘船了嗎？」這是他最後的掙扎，嘗試轉移對方的注意力。

手指正沿著他的衣襟往裡頭鑽的金魚聞言，停下了動作：「算是吧？我從底下爬上來的。噢、那裡很多厭厭人，有些長得還不錯，人高馬大、身強體壯。還有酒……偷喝酒的人。厭厭人的口活兒很有意思，不過我不喜歡那股羊羶味……」

說著說著，他在楚奕澈的胸膛上揉了一把，驚喜的喊：「你也不錯嘛！」
哇！真是難得一見的豐厚手感，還會彈耶！

楚奕澈抬手摸回去，順著肌理在人胸膛和小腹間逡巡，「……確實與我有差，難怪你會覺得新奇。」掌心傳來的溫度有點涼，或許是他本身體溫就偏高的關係。

「從底下爬上來，代表有經過船艙底層嗎？」他忍不住問道，「你可有看見裡頭的東西？」楚奕澈覺得自己似乎意外摸到了和金魚的溝通模式？

反握著他的手往下探，金魚妖媚的扭著身子，極盡誘惑：「再多摸一點也沒關係噢！」

「船艙底層？嗯、沒有看到，很多厭厭人守著，只是有股怪味兒。」他那聲嗯輕且沉，乍聽猶如媚人的呻吟。

「哪種怪味兒？」如果是炭灰，理應不會有味道才是。

楚奕澈心中的疑問更多了，耳際竄入一聲輕吟時才意識到金魚的小動作，他抽出手，懲罰似地揉亂對方那頭光滑的如瀑長絲。

在對方抽手時，金魚失望的嘟起嘴輕哼一聲，然後手往自己下身裙襖裡探去，忽地就掏出了一把拐棍銃，銃口正對著楚奕澈的面具。

「……像這樣的味道噢。」板著臉用銃口輕叩了下白面具，金魚才惡作劇得逞似的笑了開來，樂不可支。

在人作勢欲拿出什麼時，即便並未看清金魚手裡的東西，楚奕澈也立刻敲響警鐘，當他認知到那黑漆漆的洞口是什麼，不免呼吸一窒。

縱使他再怎麼快，也不可能追上那人的手指扣下扳機的剎那。

所幸這不過是金魚一時的玩鬧，耳邊是對方銀鈴般的笑聲，楚奕澈收攏心神，握上那把拐棍銃，「意思是裡面有很多這種武器？」

識水性、手持拐棍銃——楚奕澈從這兩個線索推測金魚屬於滄浪旗門派。

「不知道，我和這種玩意不熟，只覺得味道近似……那什麼來著？螞蝗？大黃？雄黃？……啊對了、是叫硫黃。」

「但也說不准只是腥臊味。」放開了拐棍銃，任憑對方把持著，金魚俯下身去趴在楚奕澈的胸膛上，手指在他胸口上徐徐畫著圈兒，懶洋洋的問：「那你呢？這麼晚回來，一定去逛了些什麼地方吧？」

「船艙聚了一群朔人，說厭厭人向他們買了大批炭灰。」與人交換手中的情報，楚奕澈仔細地摸了遍銃上的機關與結構，腦中卻浮現被人群圍繞的熱鬧舞台，將氣氛渲染至頂點的爆杖，人高馬大的壯漢朝天空吐出烈焰後，隨之蔓延的煙火雲霧。

「……我有股不好的預感，雖然可能是庸人自擾，但…」他將聯想到的畫面向金魚描述了遍，「雜戲班會用黑火藥作為助興道具，其中的成分包含硫磺和炭灰。」

「那個我也會啊，這裡面就有，能放煙花呢！」金魚隨意的指了指拐棍銃，在他身上磨蹭著，甚至往下方移動。

「船頭有回回砲，說不准是給回回砲扔著用的，還是他們想自己炸了船？啊、或許不用炸就會翻了。你會泅水嗎？大關刀感覺很重，會不會沉啊？你躺著別動我讓你快活一把……」

面對金魚的問題，楚奕澈一時語塞，腦海晃過許多畫面，最終湧上的是灌了鉛般的沉重感，「……不，我不會。」

回顧對方的前半句話，楚奕澈心生不好的預感，腹部施力坐起身來，雙手抓住金魚俏麗的肩膀，「不用炸就會翻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唔。」又被制止動作的金魚不滿的悶哼，然後才回答對方的問話：「厭厥人大概不通海象吧？瞧他們直往礁多嶼少的艱險海域去，說不得還沒炸就先撞沉了。」

「厭厥人也不通水性，選擇乘船著實蹊蹺，莫非幕後黑手另有其人？」楚奕澈喃喃道：「若說火藥是為了回回砲，那麼船艙底層的東西又是……？」

「什麼東西？別擔心，船沉了我會救你的。」金魚似乎一點也不擔心，坦然樂天的笑著，兩手又不安份起來，嘴裡卻說著別的事：「但是那個什麼丹藥可得找到，明兒個多逮幾個厭厥人來問問好了。」

「那麼到時可就要麻煩你了。」楚奕澈從善如流，「明天厭厥大王將設宮宴招待中原俠客們。」這樣一想頗有鴻門宴的感覺，楚奕澈重新思量起自己要不要出席。

「金魚會想去參加嗎？」再一次地，他用提問轉移對方的蠢蠢欲動。

「想啊想啊！」手從楚奕澈的褲腰帶裡抽出來，金魚高揚雙臂開心的嚷嚷：「有酒有美食還有很多人，一定很好玩兒！你帶上我吧？」

瞧人給樂的，楚奕澈不由得跟著揚起嘴角，「嗯。」

「那麼早點休息吧，明天才有精力玩兒。」他拉過被子。

「好。」摟著對方，金魚毫不客氣的靠在他懷裡，話一說完沒多久，閉著眼就逐漸氣息平緩悠長，安然入眠。

伴著迴盪耳畔的海潮聲，楚奕澈垂首注視懷中之人，緩緩闔上那雙蒼色的眸，「好眠。」

金魚戲龍(完)